

## 血一樣的紅 吳嘉雯

愛情是一種嚴重的精神病。

柏拉圖

序

知覺朦朧、手腳動彈不了，在此一過程中完全沒有痛苦。

首先，

頭腦嗡嗡地發熱。

耳鳴、

知覺開始模糊起來。

然後，

全身引起痙攣。

雙手雙腳的肌肉開始抽筋後全身挺直抽筋。

假死狀態。

此後，心臟跳動約十分鐘，心臟一旦停止跳動就沒有獲救的希望。

上吊。

方便、簡單、無痛苦。

頸上有一行瘀紫色腫痛的痕跡，留有熱烘烘的感覺。如果這不是因為被粗大的繩勒過後而留下的傷痕，就是某個人跟我開玩笑而畫上去的假造傷痕。但感覺卻絕不能仿製。那是被刻入腦袋裏的實物。

### 一、戀愛一樣的藍

今日是區內第一個年青人上吊自殺的日子。

早上我和伊帕一起回到學校，在操場集合，校長要我們全校老師同

學默哀。

在這一時刻我仍以為死亡代表一切結束。

死者是低年級的男生，聽說是低調沈默的乖學生。家輝——一個平凡的名字，就這樣結束平淡的生命。

小息時，伊帕帶著永不離身的記事簿和藍筆上來找我。

他說，正確點是他寫道：我們班一個男生猛哭，他是家輝的哥哥。

「真可憐。」我說。「咦，幹嗎不戴介指？」

他微笑。一見鍾情，對一個女人。

伊帕是我弟弟。雖然很多人都說他長得跟我完全不同，說他的樣子很醜、眼睛細、衣著古怪，但我卻覺得他有多樣令人吸引之處。喜歡思考就是其中一個吸引之處。

「女人？」我好奇問。

廿九歲。

他之所以不說話，是因為四個月前看了部電影，回來後就開始不說話——他起了沈默誓並戴上介指。他發誓除非與喜歡的人一起，否則往後都不說話。我們全家人都非常擔心，因為伊帕不是渴望戀愛的人，不要說女朋友，連女性好朋友也沒有，這等於他這輩子都不用說話。

「太好了，那麼你就可以說話了！」我高興地緊握他雙手。

他擺脫我雙手，寫：別傻，我們仍未真正一起。

「這是甚麼話啊，介指你都脫下了。」我失望地說。

我們正是所謂的熱戀中，但未合我戀愛的定義。

我知道要是問甚麼才算戀愛，他一定說一大堆哲學啊、心理學啊的理論，所以我問了別的。「一見鍾情又是怎麼回事？」

他瞥一眼我背後，狡猾地笑笑。

背後有人拍拍我肩膀，回頭看，是聖一風紀組長、幾乎是全校女同

學的偶像。他俯視我，令我差點以為他是能把我吞下的怪獸。幸好，他沒有，他說：「小息完了，快上課。」

小息完了，我去上課。寫罷伊帕一溜煙地跑走。

當伊帕走後，我壓低聲說：「伊帕有了喜歡的人啊。」

他放下嚴肅的表情，笑問：「我以為他下輩子只能抱著他的書睡覺。」

我輕力拍拍他。「不過他說未算真正戀愛，所以仍不肯說話。」

他搖搖頭。「他這樣是不對的。」

「不如下星期你來我家時順便跟他說說吧。」我合起雙手拜託他。

「才不要。快回去。」我吐吐舌，他轉身離開。

我回到班房，女同學都目不轉町地望著我，這種低級幼稚崇拜一直找我麻煩，就因為我跟他好朋友。可是這種戲劇性的崇拜，能維持到中五時期，真是不可思議。

## 二、 枯萎一樣的棕

秋天校外大道兩旁盡是枯樹落葉。杏子昨日說：「聖，你知道嗎，這是最喜歡看的風景。試想像枯萎死亡的大量生命在你面前徐徐落下……那種類廢美、那種淒美。」

「可是在我眼裏卻是黃葉漫飛，枯死後又是大量生命出生之時。」我回應。

今日她不在我身旁，因為處理風紀事務令我很晚才離校。黑暗中的大道又是另一個景象。一個突兀之處令我猛然停下腳步，我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平常的大樹下多了一個人形，我走近看，是死屍——被吊起的屍體。

落葉。

於是我又成為校內女生的話題，聽小淇（杏子班上最要好的女生）

說她們形容我是「冷靜、機智及成熟」。存物櫃裏的巧克力和情信比平時多一大堆，對上一次這樣是因為我參加陸運會。我只消笑一笑，或叫叫她們的名字，她們就會開心得花上幾日來討論。

其實我只是湊巧遇上一具屍體、一片落葉。正常人都會報警及協助警方。

伊帕幫我拾起掉到地上的綠茶朱古力，露齒笑著把記事簿遞給我看：如果你告訴她們你每朝起來會勃起、家裏無人時會手淫，你猜她們仍會不會把你當做神？

有關於伊帕，他的細節是凌亂的髮型、戴誇張大的粗黑框眼鏡、不上學時喜歡穿緊身褲和花紋古怪的恤衫。手上不是拿著尼采的書，就是佛洛伊德的。

我說，不要扯到上帝。

而他卻寫：上帝能創造一塊自己抬不起的石頭嗎？

「你這樣說不對，上帝既給予我們考驗，又保護我們。」我說。

尼采說，上帝已死，被我們殺死。他寫。只有一位基督徒，他已經被釘在十字架上了。

我嚴肅地說：「不要挑戰神，祂有祂的安排。」

這算不算迷信？他眯眼笑。

我知道我一定板著臉，所以他寫：不說這個，我們一起回家吧。

「好。」今日到杏子家替她補習。

他邊走邊寫：前晚你看到的死屍是我班上的同學，你認識他嗎？

「陳家聲、上星期自殺的低年級生的哥哥。」風紀組長消息靈通。

兩個都是上吊自殺。

「然後呢？」

他弟弟死後，他不是哭就是缺席。突然有一日他完全沉靜下來。他抬頭見我皺眉，解釋：不是悲痛欲絕的沉靜，而是像想通些甚麼似的平

靜。最後他寫道。隔日，即前晚他就自殺了。

「有沒有跟老師說？」

女同學應該會說吧，不知道。

「這些你要跟老師說。有甚麼再跟我說吧。」

我跟她家人已經熟悉到不用寒暄，像我是她家的一份子一樣。她的爸媽相擁著看電視——每分每秒彷彿如熱戀的夫婦——我向他們說「嗨」後直接到杏子房間。

杏子仍如以往可愛漂亮。她習慣洗澡後坐在書桌前一邊溫習一邊等我過來，我出神地看著她半濕的長髮貼著背部的嬌小背影。

伊帕用手肘碰我結束我的白日夢。發呆的時候頭皮會長蘑菇。

我瞄瞄杏子，她仍在專心溫習。我用伊帕的筆寫：去你的房聊。

他把門關上後，我說：「上星期杏子說你一見鐘情，這是真的嗎？」

他點頭。

「這怎麼可能。你們認識有多深？」

全部，或沒有。

我嘆口氣，打算以哥哥的身份說話時，他立即動筆：找杏子吧。

杏子洗澡後頭髮特有的洗髮精氣味，每次她甩甩頭髮空氣都甜得像有人在旁吃糖果一樣。每次我有這個想法總覺得不好意思，她注意到我搖頭。這時我在電腦前打報告，我說：「有幾個字忘了速成輸入法。」

「找找歌詞，大概有你要找的字，然後「Copy and paste。」她提議。

我到流行歌網站，歌詞出現得最多的字都是「愛」、「你」和「我」。嘆口氣，找伊帕幫我打吧。

她放下筆，合上書說：「聖，我們稍作休息吧，」

「也好。」

「有跟伊帕聊過嗎？」

「你想說甚麼？」

圓大的眼睛眨一眨，她說：「我遇見一個人——一個男人。」

我翻翻眼，「我一日不只遇見一個男人。」

「那個不同的……」她吞吐。「除了伊帕你不要告訴別人。前晚我去了酒吧，一個地下樂隊的主音唱了好幾首歌。」

「先不說酒吧。」我說。「你喜歡上那個主音？」

她臉一下刷紅。天，伊帕竟然把她感染了。

「那些不是喜歡，伊帕那些也不是。」她蹩蹩嘴。「而且你也不該去酒吧……」

她學著我的語氣打斷我道：「因為你是女孩子要學會保護自己啊，乖乖小杏子。」

「滿分。」我打開筆記。「繼續補習。」

後來，我後悔沒有再向杏子多問。

### 三、光明一樣的黃

忙了差不多兩個月溫習和測驗後，早上伊帕約我一起吃午飯，他說有個女人開車來接我們去遠一點的地方吃飯。到了午飯時間我、小淇、聖和伊帕站在校門等女人，不用說大家都知道是誰。女人準時到達門口，一架深藍色的私家車。

我期望見到一個打扮古怪或明明滿面皺紋卻穿可愛的連身裙的老女人，可是女人卻是身穿淡藍色套裝平平無奇的斯文辦公室女郎，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兩、三年。

因為餐廳不算近，所以沒有同校學生，我們吃得比較放鬆。女人說她的名字是海倫娜。整頓飯幾乎都只有我、小淇和聖說話，伊帕和海倫

娜大部份時間在點頭微笑，可是在我眼裏，他們看對方的眼神，比親吻還來得更親密。我開始明白為甚麼伊帕選上她。

伊帕對海倫娜說最近區內發生的自殺事件，自第一宗自殺事件以來，三個月內總共有三個中學生自殺。兩個是我們學校的兩兄弟，另一個則唸同區的中學。他寫道。

「報紙報導得不多，只說是學業壓力。」海倫娜對我們說。

聖嘆道：「這麼年青就放棄生命。」

「嗯，他們全都未過十七歲。」我同意。

而伊帕寫：這是他們的選擇。

我說：「也是的。」

聖盯盯我，說：「但他們的選擇是錯的。」

伊帕的話。聖的話。一場戰爭。

伊帕沒理他，寫：這些自殺案可能互有關連。

「嗯，至少那個哥哥可能因為弟弟的關係去尋死。」我同意說。

「他們有想過嗎？」聖自問自答。「自殺者的靈魂將得不到救贖。」

海倫娜擔心地望向伊帕，他急急寫道：先不說那該死的天堂論，淨說自殺案的影響已經夠恐怖。

聖想說些甚麼，這時小淇點頭說：「已經成為同學的八卦了，連三角戀的故事都扯了進去。」

聽說他們三人都是同一個聊天室的會員。伊帕寫。

這陣子上學放學的日子太苦悶，所以晚上我換過衣服後到鄰區的一家酒吧門口看過海報，得知那支地下樂隊今晚的表演地點，直接走到那酒吧。他在那裏，台上台下漆黑一片，只有一道光線射向他。他美麗得像天使一樣清唱著，我喜歡他懶洋洋的表情、皮膚白皙和近白色的金黃色頭髮。台下聽眾的年紀跟我差不多、大部份都是女生。她們比我

更激動，全都跳起來大叫讓我感到目眩。這除了是青春的表現，難道還是別的嗎？

在酒吧後巷，我像白痴般坐在地上。入面的結他聲和樂迷的尖叫聲傳出來，我很想入去看他，可是頭暈令我像喝醉的酒客呆坐著。門開了、腳步聲和關上車門的「咁」一聲，一把男聲把我叫醒，我这才發現我已經坐在某輛私家車內。

醒了嗎？小天使。他的聲音在我耳邊迴盪，跟唱歌時的聲音有點不同，比較沒那麼低沉。

我望向他，他顯得有點不知所措地緊握著方向盤，這是我所未見過的他。在台下的他依然充滿魅力，我不明白為甚麼他只是地下樂隊的主音而不是大明星。

「謝謝你把我撿起來。」說完我對自己笑笑。

他無表情地盯著我，然後湊過來一親吻我。輕輕、輕輕。

我不懂反應，整個人怔住。他退開，若無其事地問我住哪裏，說要載我回家。

我顫抖，不是因為冷。

#### 四、目眩一樣的綠

杏子變得少話了，這是從兩個星期前開始。伊帕說她整天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偶爾自己一個出門，但小淇說杏子沒找她出外。

今日替她補習，變得只有我一個人說話，她也沒要求休息聊天。

最後我忍不住說：「杏子，聊一會嗎？」

好啊。她說。

「最近怎麼了？」

她低頭微笑。

「怎麼一回事呢？說來聽聽看。」

「熱戀的情侶要買黃色染髮劑。」

「甚麼？」我瞪大眼問。

她猛地甩甩頭，更正說：「我跟他相戀了。」

我花了十秒才明白她的話。「那個地下樂隊的主音？」

「他叫做Hizo。」她指出。

「你知道你在說甚麼嗎？」

她搖頭，卻說：「我們相戀。雖然他有未婚妻、雖然我們互相了解不多，可是我們相戀了。」

「杏子！」我正視她，她卻舉手阻止我的話：「我知道你會說甚麼，可是這就是我。」

我深呼吸。

她轉向電腦，桌面是一個漂亮男子〔連身為男生的我也這樣認為〕正在唱歌的照片，我問杏子，她說是她替Hizo拍的。她進入一個網站示意我過去看。「這個就是自殺者都進入過的聊天室。」她打入賬號和密碼。「原本上線人數只有幾十人，是用戶量極小的聊天室，不過自殺事件被大量報導後，這裏變得相當受歡迎啊。」

我驚訝問：「你為甚麼知道得這麼清楚？」

「偵探。」她歪歪嘴地笑。「我想知道甚麼原因令他們相繼自殺。」

「杏子。」我不安地道。

「聖，你都想世界和平的。」

「甚麼意思？」最近她常常說些莫名其妙的話。

「喔，不是。」她像說漏嘴般輕拍雙唇。「聖，你都想背後的原因吧？」

她說得沒錯。最近鄰區有個年青人自殺，是大學生。因為這四個死者都有共通點，如年輕、上吊自殺和同屬一個聊天室的會員，傳媒開

始注意案件，說警方把這些稱為連環自殺事件。這幾日打開電視，新聞報導員說：「四位上吊自殺者均喜歡選擇寧靜和粗壯的樹作自殺的工具……」。轉到另一個頻道，主持說：「究竟上吊者是被詛咒還是互相模仿呢？根據……」。

唯一聽不到死訊的頻道正有個二十歲不夠的男歌手在唱歌。他向台下揮一揮手歌迷就馬上大叫大跳，杏子在場一定感到頭昏眼花。而伊帕會問：如果他告訴她們他連拍子都不懂得數就唱歌、只為賺錢而唱歌而且跟幾個富商太太發生不倫關係、每朝起來會勃起、家裏無人時會手淫，她們仍會不會把他當做神。把電視關了，打開電腦，網上新聞頭條又是一堆死亡資訊。

資訊發達，知識是生命。

這時在杏子的房裏，我把椅子挪到電腦桌前，跟杏子坐得很近，這令我緊張。幸好她沒察覺，她說：「報紙說這個聊天室是邪教傳教的媒介，可是我卻看不出有甚麼特別。」

聊天室叫「Green Place」，會員盡說無聊話，明星啊、歌詞啊等等……

「或者是別的原因。」我說。

她見我認真投入，露齒而笑。

很可愛。可是我一定要說：「杏子。關於那個不務正業的男人，你還是小心一點。」

「我會的。還有，」她瞄瞄放了Hizo相片的相架說。「請稱他Hizo。」

「吃飯了。」她媽媽穿了一身紫色連身裙，打開門對我們微笑道。

間中我會在她家裏吃過飯後才回家，雖然有時看見她的爸媽會有點不好意思。他們有時互相餵食，彷彿我就是他們的兒子一樣，完全不介意我的存在。我向伊帕打眼色，他卻冷感地低頭吃飯。有時我覺得他和杏子對父母有點冷淡，例如我像伊帕一樣有女朋友，我會告訴爸媽。

他們相處的氣氛很自然，時而多話時而靜默。可是杏子不像以前，現在她只是靜靜地旁觀家人的對話。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有幾次她持續不動、無神望著空椅兩三分鐘。

我應該早把我想問的全都問她，或早點跟伊帕討論。

## 五、溫暖一樣的橙

吃晚飯時媽媽又抱怨爸爸出去玩不回家，這讓我頭痛。你將來一定要三心兩意啊，因為你是自私的男人，這對你最好的。媽媽對伊帕說。

媽媽、媽媽。每次叫「媽媽」伴隨的諷刺性。

我開口想說點甚麼，她立即瞪我一眼使我把話收回。然後她繼續對伊帕說：「你應該常常出外，認識多幾個女生。她們是你的婚姻後備。」

如果伊帕說現有只有一個女朋友一定把媽媽氣昏。伊帕說：「下半年中五畢業後我會環遊世界。」

媽媽提醒他到外國不忘要找婚姻後備，然後又抱怨爸爸。我好奇她的染成深紫色頭髮底下，是不是裹住千萬條迴蟲在蠶食腦袋裏的營養。

聖不喜歡Hizo，常常說他既有未婚妻又是「無業遊民」。這些話讓我很苦惱。伊帕則支持我。之前我把Hizo的事告訴他後，他寫：及時行樂。

「可是他已經有妻子。」我說。

愛情是一種感覺，不是一張紙。

聖的話。伊帕的話。一場戰爭。

聖說我差不多日日都呆在家裏，要我多出外跟人說說話輕鬆一下。而伊帕鼓勵我只要想做做的事就好了。他們的話都讓我很矛盾，花了很長時間，最後我折衷地選了：去酒吧，或跟Hizo見面。

吃過飯後我馬上洗澡換衣服，然後一邊重看酒吧派發的Hizo的照

片，一邊乘車。車廂幾個喇叭般的婦人討論著連續自殺事件。聽說那個女生被鬼附身，女人說。而另一個說：「看啊，那個男生就是在那裏上吊噲。」她們說樹枝要夠粗壯、繩也要粗；報紙圖文並茂解說死者上吊死亡三部曲；電視報導死者上吊前的準備。我想像按下靜音按鈕，消去他們的聲音。

到達餐廳時Hizo已經吃過飯。「抱歉，我遲到。」我說。

他吸煙時，煙頭發出橙光，比餐廳任何一盞燈還要光。他幫我點了可樂和漢堡包，說我太瘦要吃多點。我則幫他的黑咖啡點了續杯。

我明白伊帕為甚麼選上海倫娜。我明白Hizo為甚麼選上我。

他說打算跟妻子辦離婚，嘴角向下歪。這是他台下的另一面。

而我說：「其實這不要緊。別傷心。」

他站起來，牽著我的手帶我到今晚表演的酒吧。我瞄一眼海報，見到「Green Tour」。我問他是甚麼意思，他說上星期開始巡迴演出，包括酒吧、廣場和私人聚會，有時要到區外。我想無論如何，到時一定有一大堆樂迷又跳又叫。Hizo啊、Hizo啊、Hizo啊.....

「恭喜你啊！」我踮起腳尖親吻他臉頰。「將來的樂壇Band霸！」這名稱是我從報紙上學的。

他溫柔地看進我的雙眼，手放在我的臉頰。他碰我的感覺像冷風吹過般冷冷、輕輕。

## 六、假像一樣的紫

「杏子文靜了很多。」在去杏子家的途中我說。

伊帕點頭。

「我不喜歡她變成這樣。」

善變的青年才健康。

我翻眼。「媽媽沒理她嗎？」

她一直都不理。他的眼神像問「難道你現在才知道嗎」。

「是那沒良心的無業遊民害成她這樣。」

為甚麼婚姻等於愛情的束縛？

我失聲問：「他有妻子？」

他點頭，又問：為甚麼賺大錢才算有理想，像你這樣高考後入大學然後月入過萬就是人生？

我抑壓著憤怒，而他繼續寫：不停賺錢然後花錢，你是一部自動櫃員機。

「所以整日思考人生的意義就是聖人要做的事。」我說，這不是一個問題。

他無聲地笑，聖人不是做好事，只是他們比我們做少了些甚麼而已。

「伊帕的演講令我心情不佳，」在杏子的房裏，牆上貼有三張新增的海報和幾張照片，當然全是Hizo。我平靜說。「你可不要讓他影響你。」

她的頭微微傾向一旁，我把這當成是應承。她說：「昨晚有第五個自殺者了，第一個女死者。」

五個月內的六個上吊者，其中一個自殺不遂。自殺變成傳染病、一片落葉。經過報紙檔，所有報紙頭版都是這些自殺案。電視還有一連五集解構上吊自殺的特輯。

資訊發達，知識是生命。

「嗯，明日學校開始有防止自殺的講座……」我湊近電腦問：「你在看甚麼？」

「聊天室的好友連結。」

杏子正瀏覽一個網上日誌，中間有「讓我們一起懷念Suki」的大標題，十幾個留言都寫「安息」啊、「上天堂」啊……Suki無疑就是昨晚

那個女死者。

「你做做看。」杏子進入一個心理評估。非常普通，總共有二十多條問題。上部份問小時候的事，被誰欺負過啊、第一次被父母打是甚麼時候啊等等；中部份問興趣啊、喜好啊；下部份問現在的事，討厭的食物啊、憎恨的人啊……浪費時間。

然後是三分鐘的短片。分析結果，杏子說。

是幾個流行歌歌手的青春電影。歌手變成演員、演員變成歌手。

好像是三角戀的故事，我問杏子：「有甚麼意思？」

她點點頭，卻說：「不知道。」

晚飯時，剩下我、杏子和伊帕。整晚都是我跟伊帕說話，正確是我說話、他寫字。我們很少討論父母親，起初聊起愛情時伊帕說有些會因時間變質，然後就說了關於他們爸媽的事，我才知道故事背後的故事。杏子跟我是同父異母的姐姐，伊帕瞥杏子一眼，她盯著角落，他繼續寫：她的生母很多年前已經離家了。

他打量一下杏子。她的生母跟我的生母是兩姐妹，親生兩姐妹。聽說那時我媽知道她媽跟爸有染時十分生氣。我想她是從那時開始生氣，直到現在吧。

「可是你媽媽很和藹友善啊，而且跟你爸爸相處得很好。」我壓低聲音說。「他們跟新婚夫婦沒分別。」

那是用你雙眼看到的事。像現在，他打量一下四周。你以為爸媽因為工作所以不在家嗎？

「不是嗎？」我問。

那是用你雙眼看到的事。他重覆寫。而事實是，爸爸北上尋歡、媽媽到朋友家作客。

「我出去了，」杏子站起來說：「約了Hizo。」

我跟伊帕對望一下，杏子挽起手袋出門。伊帕飛快地寫：她已經有一陣子沒有一個人出門了。我知道你也想跟著來。然後馬上出門。我遲

疑了，但伊帕猜對我的想法。杏子由認識Hizo以來就變得怪怪，而且從未介紹過我們認識，不知道Hizo究竟是甚麼人、他們一起做了甚麼。以這種無業的遊民，會給她吃甚麼毒品也說不定。

追上伊帕後，杏子就在前面不遠處等車。我們乘計程車尾隨，杏子下車進入餐廳。透過玻璃，見到杏子自己一個坐下和點餐。奇怪的不止是她剛吃完晚餐又吃漢堡包，更詭異的是她時不時會望著對面的空椅，偶爾點頭、偶爾抿嘴笑，好像有人坐在她對面似的。

她在家裏有時也是這樣，不過沒那麼「生動」。只是靜靜地盯著無人的角落。伊帕吃吃笑著寫：怪有趣。

我正想罵他不能把這事當好玩的事時，問了別的問題：「剛剛她不是說約了Hizo嗎？」

現在直接問她，她會生氣嗎？這不是問題，因為他已經轉身推門入去。我想把他叫住，但他已經走到杏子面前說了些話並指住我這邊，我只好窘地到他們那邊。

杏子首先面色一沉，然後很怪異地輕輕笑著說：「你們怎可以跟蹤我，這是缺德。」

我跟伊帕再次對望，我想問這是生氣的話嗎，杏子則收起笑臉盯著門口，而伊帕寫：對不起，我們只是擔心你。Hizo還未來嗎？

她仍然盯著門口，無表情地說：「他剛走了。」

這時伊帕跟我交換一個眼神，由她進入餐廳到我們出現在她面前後，她只跟服務生說過話，沒有任何人跟她同桌。「可是根本沒有任何人啊。」我說。

她驚訝地抬頭望我，又望望伊帕，再望住空椅。伊帕好像覺得這反應有趣，手蓋著嘴笑笑。我問杏子：「剛才你跟甚麼點頭微笑？」

她只是失神茫然地盯著空椅。我應該再多問嗎？

## 七、死亡一樣的黑

一場戰爭。

聖坐在我左邊說：「已經是第六個上吊死者了。」

而伊帕坐在我右邊說：「這是他們選的路、他們的自由。」

「一片落葉。」聖說。

我則說，迴蟲吃腦袋。

唱片機播著古典樂，伊帕問聖那次見到死者的情形，聖詳細地描述。

「我跟穿黃色短裙熱戀中的少女逛街。」我站起來說。

聖瞪大眼，我重覆：「我出門散步，拜拜。」

他拉著我的手說：「別去。」

我只好坐回去，可是伊帕鬆開聖的手說，這是她的自由。然後轉頭對我說：「早點回來吧。」

一場戰爭。

Hizo帶我到停車場旁的草地。太暗了，我甚麼都看不見，我說。

他把電筒交給我，命我照射一棵樹。古典樂響起，他拿著粗長的繩，說要把自己吊起。

一片落葉。一條迴蟲。一場傳染病。

爸爸的呆滯、媽媽高亢聲、小淇的哭聲、伊帕的緊握拳頭聲和聖的咬牙切齒聲。

鏡中的自己，頸上有一行瘀紫色腫痛的痕跡，留有熱烘烘的感覺。如果這不是因為被粗大的繩勒過後而留下的傷痕，就是某個人跟我開玩笑而畫上去的假造傷痕。但感覺卻絕不能仿製。那是被刻入腦袋裏的實物。

爸媽在門外跟醫生爭論。「精神分裂病患不一定要住院。」他說。

「可是她有自殺傾向。」醫生說。

伊帕說：「那是因為她不知道Hizo是她自己妄想出來，以為Hizo自殺。」伊帕甚麼時候打破沈默誓？

「現在她知道了，不會再讓Hizo.....她自己自殺了。」媽媽說。

聖說：「不行，其實她一早就知道Hizo是妄想的人物。她一定要住院。」

媽媽打開門，大家走到我面前。她對我說的是：「杏子，你到底想不想住院？」

小淇握著我的手，輕聲說：「伯母，請讓她休息吧。」

醫生點頭，想把他們請出去。

他們說Hizo是我妄想出來的人，Hizo在我面前上吊那時，原來是我自己上吊。我把手放在瘀傷上。

我躺在一片落葉上，我被萬千迴蟲包圍。我已經變成一片落葉，迴蟲蠶食我腦內的營養。我說。

「你快應承醫生你在家裏會準時吃藥不再做傻事。」而媽媽說。

觀察幾日後，院方同意讓我在家中治療。Hizo仍有跟我聊天見面，聖說要殺死他，為了阻止一個人自殺而殺死一個人。伊帕則叫我不理Hizo。「現在，Hizo在嗎？」他問，我點點頭，指向坐在地板上的Hizo，他的頭髮依舊是白黃色，煙頭仍是橙色。伊帕說：「我真想拍拍他臉頰，問他用甚麼方法迷住我姐。」

我從書櫃掏出唯一一張未扔掉的宣傳單張，上面有Hizo的照片。

「哇，帥呆了。」伊帕拍手說。「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說了。」

我開心地笑，可是聖卻嚴肅地向伊帕說：「認真點。」

我收起笑臉，問他們：「是白黃色還是橙色？」

伊帕像被逗樂似的笑笑，聖則說：「再說一次。」

我指著單張上的Hizo問：「這是真的？」

聖說：「是。」

我指向現在站了起來的Hizo，他懶洋洋地望著我。「這是我妄想出來的？」

聖答：「是。」

第七個自殺死者，別區的大學生。聖說自殺是一場傳染病。伊帕說從很久以前就有人看完一個廣告去買洗潔精、看完一部電影不說話、聽完一首歌去自殺。你在網上做的所謂心理評估和所謂的評估結果一幾分鐘的短片就是這麼一回事。你在報紙和電視特輯上看到的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說，迴蟲吞腦袋。

聖說，一片落葉。

我說，一場戰爭。

以前總聽人說甚麼隔輩兒親，我不信，嘴還挺硬：「甚麼隔輩兒親，管完了一輩兒，再管下輩兒？我可不幹那種傻事兒！」沒想到吐出去的唾沫現在還硬讓自己給舔了回來。

這不，自打這小肉團團鑽进了她媽媽的肚子裏就一直牽扯著我的心。短短一年半裏顛顛兒地往坎培拉跑了三趟，還一月、倆月地住著。朋友們平時總說我是個大忙人，工作堆得比山高，想跟他們聚聚都難得抽出時間來，現在可倒好，居然捨得花這麼多時間往女兒這兒跑！他們都驚異得瞪大了眼。我自己也不知咋的，平日總脫不開手的工作，也讓我緊趕慢趕地給弄妥當了，只為了早一日來看望小外孫女兒——我的寶貝疙瘩。

小傢伙還在娘胎裏我就生怕她受委屈，趕緊跑來指導她媽，啥該吃啥不該吃、要做哪些檢查、如何進行胎教……還檢起我丟了幾十年的手藝，織了一大堆的衣帽鞋襪，就盼著她呱呱落地。等到她出生，我又趕緊跑來，整天把她捧在手裏。吃少了，怕餓著；喝多了，怕撐著；累了，就讓她的小腦袋貼在我的胸口上甜甜地入睡，整天逗得她咯咯地笑。說來也怪，這孩子天生愛笑，她剛一出生，她爸抱她出產房給姥爺

看時，衝姥爺就是一個甜甜的笑，還伸出那條又長又尖的舌頭舔舔小嘴角，逗得大人們開心不已。

以前我的電腦桌面是我最喜歡的柯德莉夏萍，可現在早成了小傢伙的天下了。我要她媽媽每個星期傳一組她的照片或者影片給我，所以即使她不在我跟前，對她的成長進程我也瞭如指掌。工作累了，只要看看她笑豔豔的小臉，聽聽她喀喀的笑聲，就疲勞盡消，精力充沛了。說起精力，可沒人比得上這小傢伙兒，她是天生的精力旺盛，除了睡著了的時候，無論是躺著、坐著、還是站著，從沒有稍停過。才幾個月大的小人兒，躺著就躺著吧，可人家不樂意，腰上一使勁兒，身子就挺成了一座拱橋；坐著吧，小屁股上也跟裝了彈簧似的，蹦啊跳的沒個停；現在會走了就更不用說了，爬上爬下，管它危險不危險，只管一意孤行，常常害得我們心驚肉跳，她卻面不改色勇往直前。不僅如此，小人兒小脾氣可不小，只要不樂意了，任你哄勸威脅還是嚇唬全不管用，人家腰一挺，一聲「M-AI」（不要）的意思）就讓你乖乖的投降。餵飯，要姥姥，姥爺就不能沾手；穿衣服，要姥爺，姥姥就不能幫忙，人家拿黑葡萄似的大眼睛瞪著你呢，你可別想耍花招騙過她；早上知道爸爸媽媽要上班，哭鬧也沒用，乾脆就依在姥爺姥姥懷裏高高興興地跟爸爸媽媽飛吻道再見，可晚上，爸爸媽媽一到家，姥爺姥姥就得靠邊站了。你說，這麼個小不點兒，也會審時度勢？可姥爺姥姥還是巴巴地跟她套近乎，想得到她的青睞。唉，小淘氣呀小淘氣，有甚麼辦法呢，這不「隔輩兒親」嘛！

也不知是不是胎教起了作用，小傢伙對音樂的敏感真叫人吃驚。這不，去年年底回港才剛剛一週歲，大人們看的電視連續劇，只要片頭曲一響起，不管她正在幹甚麼，她都會立即停下來，對著電視機隨著音樂的節奏扭起她的小腰小屁股來。這次看到她，更是神了，才一歲半的孩子，知道為自己挑選聽哪一盤音樂帶，也知道哪盤帶裏有哪些歌，歌唱到哪兒該有個甚麼動作，她會提前一秒給做出來，甚至還會自己操作DVD機，換來換去，忙得個不亦樂乎。我這次給她帶來一盤兒歌集錦，裏面有首歌，說的是一個小男孩兒到處找爸爸的故事，大概是父母鬧婚變，爸爸離家出走了吧，畫面上的動畫小男孩兒流著串串的眼淚，悲悲

切切地唱著，要叔叔阿姨看見他的爸爸就叫他趕快回家。播這首歌的時候，為了配合畫面裏的情緒，我也裝著哭泣的樣子，小傢伙看看電視看看我，眉頭緊鎖，眼神哀傷，聽完一遍說：「More！」再播一遍，還說：「More！」就這樣連著播放了好幾遍，她都是很傷心的樣子。沒想到第二天再聽到這首歌時，音樂才起，她就淚流滿面，一邊哭著一邊喊道：「No！No！No more！No more！」小頭頭搖得跟撥浪鼓似的，從此以後再也不要聽這首歌了。有時我們逗她玩兒，故意唱起這首歌，她一聽到旋律就會跟你急，堅決不要聽。以前只知道這孩子見不得悲傷事，只要看到或聽到別的孩子哭，她也會傷傷心心地跟著哭起來，沒想到她更富有同情心，還對音樂有這麼強的記憶力和分辨力！

一歲半的孩子正是牙牙學語的時候，孩子的奶奶是福建人，雖然跟她在一起只有一個來月，就留下了語言的痕跡，「M-AI」就是一例。幼稚園裏就她一個是華人的孩子，同學老師都是西人，她自然也會了不少的英語單詞，而我的任務是要教她學說普通話，我到坎培拉的第二天她就學會了「是」「好」等單字，不但翹舌音發得準，第三聲的調也拖得很圓滿，加上那奶聲奶氣的嬌嗲勁兒，真聽得人骨頭都酥了。更好笑的是，只要你問她「是不是」「好不好」類的問題，她總是給你肯定的回答，因此，除了「你是不是乖孩子？」「是。」，「親親姥姥好不好？」「好。」一類的對話以外，還常常會有「你是不是小壞蛋？」「是。」，「打打屁股好不好？」「好。」的妙言趣語，這十足的童稚令家裏終日充滿了歡聲笑語。俗話說：「笑一笑，十年少」，童言童趣真是令老人心境愉悅的靈丹妙藥啊，難怪隔輩兒親了。

孩子豐富的想像力也常常出乎我們的意料。坎培拉的冬天很奇特，下午兩三點已月上中天是常有的事，有幾次我們駕車外出就同時見到了太陽和月亮，孩子一見圓圓的月亮掛在天上，就興奮地大叫「Ball！Ball！」我們當時並沒有糾正她，反而覺得這是可貴的聯想，恐怕也只有童真才能產生這樣的聯想，孩子，實在是太可愛了！昨兒早上孩子拿了一個用完了的手紙的捲筒，站在垃圾桶邊兒，把殘留在捲筒上的手紙一點點兒地撕乾淨丟進垃圾桶，我不知她想幹甚麼，就靜靜地看著她，待她撕乾淨了，她把捲筒湊在嘴邊，搖搖扭扭的唱起歌來，原

來是把這當話筒呢！看著孩子那可愛有趣的樣兒，我的心甜極了！

跟小寶貝兒在一起的日子過得太快，眨眼間分離的日子又到了，我這兩天總也看不夠她，眼神總隨著她的身影兒打轉，連睡覺我也靜靜地看著她，孩子也好像心有靈犀，叫她跟姥姥親親，她就嘟起了小嘴在我左臉上親親，右臉上親親，還要嘴對嘴地親親，你說，我怎捨得離開她呀！回港後，又只有天天對著她的照片和錄影短片來解饞，只好巴巴地盼望著下次的團聚了。

這舒心的隔輩兒親，磨人的隔輩兒親哪！